



巢黃

郭 灿 东 著

87
I247.5
1330
3:2

黄 巢

中

郭 灿 东 著

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

4408/11

内 容 提 要

这是长篇历史小说《黄巢》中部。

义军攻下曹州后，大会群雄，共推王仙芝为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侯都统，传檄天下，声震中原，遂秣马厉兵，操练新军，旋即与李唐官兵展开了殊死的战斗。面对残酷的军事形势和朝廷的阴谋诡计，身为首领的王仙芝从一己私愿出发，竟两次暗地里打算接受朝廷“招安”，遂使军心涣散，并导致黄巢等与其分道扬镳；他自己也自食恶果，饮恨战死蔡山，并使八万将士同遭覆亡之灾。此后，义军遵其遗愿，复推黄巢为首领，号冲天均平大将军，称黄王，以更大规模展开了推翻李唐统治的斗争。

本部作品既有对黄巢等义军将领与官兵激烈战斗情景及反对王仙芝接受招安等情节的精彩描绘，又有对王仙芝等被困蔡山直至壮烈战死，及李氏等义军眷属与蔡山共存亡的悲壮场面的生动刻画，读来感人泣下，发人深思。

黄 巢

中

郭灿东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5 插页6 字数356,4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10096·411 定价：3.50元

第一章

—

义军打下曹州，群雄大会，共推王仙芝为首，传檄天下诸道，声震中原，遂秣马厉兵，操练新军，准备迎击官兵。

这一日，众头领正在大营议事，步探忽来报道：天平军节度使薛崇亲率马步军两万来取曹州，前锋已至龙口寨，单搦我军去战。

王仙芝听报笑道：“薛崇焉敢轻离郛州，此必有诈……”

赵璋道：“不然，我今已占曹州，传檄天下，人人皆知，薛崇如不拼死一搏，怎向朝廷交代？也好，我军正要向四处出击，若不挫败他，倒有内顾之忧，须在龙口寨将他截住厮杀，方能显出我军的威风来。大将军可调遣人马；此一仗务必重创天平军，使其无力再战，方能确保我军四出袭扰。”

黄巢亦道：“此论甚是，就请大将军遣军迎击。”

孟楷正要请命，却见帐下一将挺身而出道：

“尚某不才，愿领部下之军，前赴龙口寨，挡他一阵。”

众人看时，却是王仙芝部将尚让。

王仙芝颌首道：“若得君才^①去，必挫其锋。”遂传令尚让为先锋，率五千军，即赴龙口下寨。又命黄巢、孟楷、王林、李侏、张全、盖洪、彭玕、霍存各整本部人马，于次日一早前赴龙口寨迎敌。发付毕，各去准备不提。

且说尚让率军至龙口寨，见天色已晚，遥见敌营整肃，旗号俨然，情知来将必非等闲之辈。略一打听，知敌军先锋乃天平军大将张晏。遂于卧牛村外屯住军马，伐木为栅，安营立寨，又使军士连夜于寨外掘长壕一道，埋设鹿柴，环护寨栅。

翌日天明，晨光熹微，张晏麾军攻寨，尚让只命军士放箭，并不出战。张晏连攻两次，都被乱箭射回，遂命甲骑一百，甲士五百冲寨。义军多是新军，见官军来势凶猛，箭不能伤，便心中发慌，看看来近，便发声喊，向后退去。尚让见状，即命两翼军射住敌阵，使敌后军不能相继，又横刀跃马喝住退军，亲自率众向寨门扑去。说时官军已打破寨门，一涌而入。尚让大喝一声，挺手中刀一马向前，冲至跟前，马碰马，人撞人，即从背上抽出一把竹节钢鞭来，一路打去，只见人如水分，敌将纷纷落马，义军奋勇向前一裹，将官军压出寨门。尚让趁势麾军追杀一阵，见敌阵不动，便勒军回寨。怎奈寨门已被冲坏，敞开偌大一个口子，无有屏障。张晏遥见，即亲率马步两军持盾进逼。相去将近百步，张晏正欲命军士从寨门杀入，却听两军阵中齐发一声喊，只见尚让力拽二车，大踏步向寨门奔来，到了门前，一臂挽一车，打横拖去挡住寨门，官军见状又惊又惧，一个个张大嘴合不拢来，哪敢上前？后人叹服尚让神力，遂将卧牛村改为拽车村。

张晏正惊愕间，却见义军乱箭射来，遂退回寨去，不敢再

^①尚让字。

攻。随后薛崇便率大军来到，方才扎住人马，就见义军大队人马亦到，两下遂摆开阵势，准备厮杀。

黄巢登高窥测，见官军前队皆是精锐，两翼较弱，后队旗枪不整，临阵有睥睨之态，心知多是新兵、乡勇，便与孟楷商议，命弓弩手皆伏于寨中，中军多立旗号，以老弱新兵当之，仍使尚让将领，自与盖洪、彭玕、霍存作一队，孟楷、王林、李侗、张全作一队，三通鼓罢，齐向敌阵冲去。

薛崇见义军冲来，冷笑一声，亲自督阵，命前军迎击。

天平军都将张思泰麾军向义军杀去。才一交锋，义军前队便向两旁避去，官军得势，奋勇直前，旋踵间便冲至义军中军。尚让率中军虚挡一阵，转头向寨中奔去。官军见义军败退，中军旗倒，擒贼先擒王，都要争功，便呐喊着向中军杀来。都将张思泰一马当先，穷追不舍，待追至寨前，却见箭如飞蝗般射来，无法向前，遂眼睁睁看着义军安然退入寨中。

且说黄巢与孟楷分队向两边避去，躲过官兵前军，便向两翼包抄过去；官军两翼交手即败，义军也不追杀，一冲而过，直向后队杀去。薛崇见此情景，心知不妙，然前军已难勒回，才要命押牙将李承佑率中军去援后军，却见后军如潮水般溃败下来，将中军冲得四零五散，薛崇无法指挥，只得纵马落荒而逃。黄巢、孟楷各率本部兵马，如虎驱羊，似鹰叼雀，在敌阵中往来赶杀。都将张思泰见后军溃败，便即率前军脱阵而逃。尚让趁势率军追杀一阵，看看张思泰去得远了，便回军截住败兵砍杀，这一回新兵却不比前晌，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不上半个时辰，便将败兵杀尽，遂合军一处，向郢州进击。

此一阵乃孙武子赛马之计，以己之强，对敌之弱，以己之弱，对敌之强。人言黄巢用兵常与古人暗合，于此可见一斑矣！

义军一路横进纵击，连拔巨野、寿张、阳谷、宿城四县，直逼郛州城下，薛崇龟缩城中，不敢再战，义军围城三日，满载而归。这一仗打得天平军一蹶不振，薛崇见义军大势已成，非一镇两镇之军能制，遂修成表章，据实奏闻朝廷。

义军得胜回至曹州，兵员激增，计有马步军六万，遂分军三路，一路由王仙芝将领，向东进袭；一路由黄巢将领，向西进袭；一路由孟楷将领，向南进袭。冲州过府，惩恶除奸，杀富济贫，招兵买马。诸镇之军虽也各自在境内追剿，然义军行踪不定，飘若疾风，忽东忽西，难以捉摸，又且所在饥民到处闹事，也不敢远离州城，好在祸水来自曹、濮，遂纷纷作表上奏朝廷。

二

是年七月，陈州、许州、郑州一带起了蝗灾。蝗虫自东而西，遮天蔽地，向东都、陕虢袭去，所过之处，五谷禾苗、花草树叶皆尽。蝗至陕州，刚及午时，陕虢观察使崔瑊正在府署后院经堂内颂经，忽见天色昏黑，经堂外人声喧哗，忙出来看时，只见东边天上一大片黑影，带着呼呼风声，向这边游移，直将半边天空遮严。心内不由一惊，忙登上城头定睛看时，只见密密麻麻，尽是虫儿，一面白花花的太阳竟被遮得没有一些光亮。崔瑊见不是头，慌乱中直叫关闭城门，又遣军民衙役等上城鸣锣驱蝗，一时人心惶惶，如临大敌。

沈离尘此时正在家中与几位知己论诗，见此情景，喟然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天灾人祸，俾绝百姓之生路也！”

内中一位年岁较大者道：“蝗之残民，犹如无功而享禄者也，皆贪挠所生。先儒以为人主失礼烦苛则旱，旱则水枯，水枯则鱼

螺变为虫蝗……”

另一位打着一把大蒲扇的哼一声道：“国多奸邪，朝无忠臣，此辈居位食禄，正如蝗虫与民争食，其实蝗灾早已经历有年，何在今日！”

那位年岁较大者长叹一声道：“天不佑民，世尽豺狼，看来在劫难逃，吾辈只有延颈待毙了。”

沈离尘冷笑一声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焉能任人宰割！事在人为，不信没有义士忠臣出来讨个公道！”

众人见他义形于色，便相互对看一眼，暗自鼓缀。停了片刻，一位边幅不修，戴一顶破头巾的少年趑趄过来，低声向沈离尘道：

“弟听人说，黄巢如今已打过汴河，似有进窥东都之意……”

那位打蒲扇的也凑过来道：“那黄巢倒有救国拯民之志，兄弟前些天偶然见到他们布告天下之檄，见内有‘吊民伐罪、讨国奸臣，洗涤朝廷、诛除贪横’等语，真乃济世之策，肺腑之言，读之令人击节再三！”

那位戴破头巾的少年听得说，便向沈离尘诡谲地一笑道：

“兄弟猜疑：那黄巢是否就是鸿卿兄前年邀此小住的那位紫目大汉？”

一语未了，就听套间里咄地低喝一声道：“秀才价不潜心诗文，一地里胡言乱语些什么！可知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倘或传与外人知晓，如何得了？你等就不怕毁家灭门？”原来沈离尘之母正在套间内小憩，瞌睡中耳畔里忽听得他们说出此话，不由大惊，也顾不得失礼，便出来呵斥。

沈离尘忙即垂手站立，几位秀才见不是头，便讪讪地告辞而去。

待那几位秀才去了，沈母便道：“鸿儿，你且对我实说，方才那话可是真的？”

沈离尘迟疑片刻，点点头儿。

沈母惊得一趔坐到地上，沈离尘赶忙上前扶起，搀她去里屋榻上坐下。

停了半晌，沈母泪如雨下道：“鸿儿，看来此间你不能再住了，可去南边或你姑处、或你叔处躲过几年再说，免得生出事来，一门老小子遗不留。”

沈离尘是个孝子，见母亲说出此话来，只得答应。

沈母收住泪盯住他看了半晌，正色道：“鸿儿，你平日在外结交什么人，为娘一概不管。这黄巢如今是领头造反的人，万万再沾他不得，你是不为娘想，也该为你兄弟云翔想想，他现已选了贡士，切莫因你而坏了他的前程，使祖宗在地下叫骂。为娘已是黄土掩到下巴上的人了，只求你从此再不要与黄巢来往，为娘就死也瞑目了！”说着又哭。半晌见沈离尘抱头闷坐，只不吭声，便叹一声道：

“罢了，罢了！破家者，必汝也！我只早死了，眼不见干净。”说着便站起身来，一头向墙上撞去。

沈离尘抢前急抱时，沈母头已撞在墙上，额角撞破老大一个口子，鲜血直流。沈离尘忙将巾子一把按住伤口，却被沈母狠命推过。沈离尘只得跪下发誓道：

“儿谨遵母命，今生今世，再不与黄巢来往。明日一早，儿便去江陵叔叔家躲避。”

沈母见说，方才任人包扎，一边打发人去雇脚夫，一边负疼亲为离尘收拾行装。

黄昏，那蝗虫自四处野地里向陕州城蠢蠢蠕动。虽然城墙四

周有两丈多阔的壕沟，但那虫儿却不在意，皆浮水缘城而上，不上顿饭功夫，城壕里、吊桥上、城墙上，便密密麻麻、层层叠叠，滚成球，串成蛋，不见一尺净土，满世界尽是蝗虫。崔莛只命军民捕杀，然那蝗虫扑天盖地，前死后继，哪里捕杀得尽！到后来竟连扑杀蝗虫的人身上，也从头到脚都是蝗虫。整整折腾了一夜，多有人家防护不及，连驴耳朵都被蝗虫食去的。

次日天明，蝗虫又张翅向西飞去，呼呼呼地直过了一个时辰，方才飞尽。崔莛出庭看时，见庭院内竹、树、花、草，一夕如剪；经堂窗纸如筛，连窗樯却被啃作蜂巢。推门入内一看，幢节幡帜百孔千疮，画上神像，尽被啃去其首，凡用浆糊粘贴之物，无一不损，就连灯草，香头都被掠吃一空，不由伸出舌头半天缩不进去。

那蝗虫一路扑向西去，所过尽为赤地。百姓哭天叫地，呼号悲呛，眼看秋禾已光，只得拖儿携女，背井离乡，四处逃荒。那蝗虫过了潼关，转向同、华^①，到食无可食，飞不能飞之时，便疯了一般，自相吞噬，一两日之间，便自戕殆尽。剩余的都抱荆棘而死。

同、华一带，遍地都是死去的蝗虫，却饱了鸡，填了鸭，好了飞鸟肥了鹅。华阴、下邽、栎阳、冯翔、朝邑、韩城等县纷纷向京兆府报喜。京兆尹杨知至近几日正愁得睡卧不宁，早在前十天，他就下令同、华各县将地里的庄稼、野草尽行割除、焚毁，连树叶都将掠一光，但仍怕蝗虫闯过来，朝廷拿他问罪。此时听得蝗虫自戕殆尽，不由大喜，忙换了袍服，入宫去报喜。

僖宗这几日也正因关东蝗灾避于正殿，减膳褫灾，一天两餐淡菜蔬食，憋得清水直淌，拘束得手脚发痒，满心懊恼，一肚

^①同州，华州、

子怨气，早已耍了好几次小孩子脾气，无奈有碍物议，只得强耐着性子熬煎。此时正闲得无聊，拿着抚王李絃今早进上的一部太宗起居注翻看。见上边一段话道：

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但当蚀我，无害百姓。将吞之，侍臣惧帝致疾，遽以为谏。帝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是岁，蝗不为灾。

看到此处，不由皱起眉头来思忖道：我是否也得捉一只蝗虫来吃吃呢？太宗皇上历代为世人所称道，也就在于这些细事。要说呢，吃一只蝗虫就可消灾弭祸，又能为天下称颂，倒也值得，只是这蝗虫听说象蚂蚱一样，那蚂蚱在禁苑里倒是常见到的，曾经还和寿王一起捉过它，横七竖八的长着许多腿，蝎蝎蜚蜚的，一对眼珠子白洋洋地瞪在外边，一捏就从屁眼里排出一包黑黄色、又浓又腥的粘东西来，怎好将它咽到肚子里去呢？要不吃吧，谁知这蝗灾闹到甚么地步才能算完，这日子怎能打熬得过！还是吃的上算……或者，事先让太监们将它去了肠肚，用香油炸过了再吃，总不致咽不下去……

正想着，却见石野猪笑嘻嘻进来请安，道：“田军容恐万岁爷闷坏了身子，特使奴才来与万岁爷说说话儿解闷。”

这石野猪是宫中一名优伶，生来巧舌伶俐，一肚子笑料，最善插科打诨，深得僖宗喜爱。此时见他进来，正想将这事来与他商量，就见一名通事舍人喜孜孜三步并作两步走进来禀道：

“启禀圣上，京兆尹杨知至入宫叩贺陛下，云蝗灾已绝，现在殿外候旨。”

僖宗一听，一个蹦子从草苫上跳起来，连叫“快快传进！快快传进！”

杨知至趋步进殿，端笏跪叩道：“吾皇洪福齐天，泽及万姓，日来蝗入京畿，不食稼禾，皆抱荆棘而死……”

石野猪听得说，便截住话头打诨道：“这哪是蝗虫不来京畿，只因杨京兆雁过拔毛，赋税太重，蝗怕抽税，因此不敢入京矣！”

一句话说得僖宗哈哈大笑，弯着腰指着石野猪道：“再没有他这张嘴会刻薄人的！又刁钻又野，就凭他这张嘴，早晚也要入拔舌地狱的……”

一时早传遍台、省，卢携便率百官入宫庆贺。

此乃祥瑞之事，崔彦昭、郑畋虽知其中原委，但不得已也相继入宫祝贺。右拾遗柳晦见此情景，遂仰天长叹道：“昔日杨国忠诡奏霖雨不害稼；韩晃奏霖雨不败盐^①；今杨知至又诡奏蝗不食稼，唐之臣下以蒙蔽人主为能事，由来久矣！奈何人主偏信此荒诞之言？悲哉！痛哉！吾只恐贺者盈门，吊者在闾矣！”自思朝纲难振，屡谏不纳，徒作悲鸣，反为权贵所忌，自己一腔热血，再无挥洒之处，不如早谢冠带，保身为好。遂上表称疾辞官，结庐于终南山，隐居不出。

僖宗见首相萧倣不来道贺，问时，云称病在家，遂不喜道：“人都说萧思道至忠，田仲则奸佞。然朕见萧倣，心便惕怵，面对令孜，心便坦然，何也？”

太尉、抚王李紘道：“是陛下之心病也。”

僖宗摇头道：“非是心病，萧倣奏事，朕不允则怒，仲则却常春风满面，从不以形色逼人，甚体朕意。”

李紘道：“怒者人之常情，笑者不可测也。”

僖宗不悦，离座而去。

^①因恐受灾地区粮户、盐户要求减免赋税，故有此奏，与皇帝狼狈为奸。

三

却说王仙芝、黄巢、孟楷兵分三路，冲州过府，横进纵击，势不可挡，所在饥民纷纷闹事，官不能禁，于是义成、天平、兖海、感化、淮南、宣武等镇纷纷作表上奏朝廷。

表到中书门下，首相萧做这才着了急。先前见到义成节度使李种奏章，还不以为甚，认为此亦不过饥民闹事，不为大患，待麦熟禾秀，自然瓦解，到时剿抚并施，旬月便可平定；后来获知曹州失陷，诸镇义军云集，感到不妙，但见王仙芝檄中指斥朝弊，件件是实，事关冢宰，深感羞耻，众宰相阅后也觉无颜，故此相与隐瞒，不敢奏闻朝廷，只命诸镇自剿，谁料事态发展竟如此迅速！不由暗暗吃惊。现宦竖擅权，大臣各有所属，远非往日可比，而君上童昏，终日只事游戏，一任宦竖胡为。自己孤掌难鸣，眼看朝政日非，国步日艰，百官勾心斗角，只以争权夺利，阿谀奉承为能事，怎不令人痛心疾首？目下岂只王仙芝造反，关东、江西、湖南、淮西等地也有相继起事者，甚而至于连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也造起反来，这情景如何得了！……

正思虑间，却见进奏院又呈上福建观察使李海奏章一道。福建与两浙毗邻，休戚相关，便忙打开来看。只见上写道：

……庞勋之乱，始起于数百戎兵，而不为朝廷重视，以致养痍成患，数月间便有二十万众。嗣后徐寇虽殄，河南几空；今王郢又蹈庞勋故辙，两浙及福建不逞之士，贫饥之民，皆有啸聚助乱之心，若不速翦此寇，危害不可估量！务请朝廷速发雷霆之击，以防大患于未然。

原来镇海军浙西狼山^①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节度使赵大隐只赏以职名而不给衣粮，名惠而实不至，王郢等人不服，遂愤而上诉朝廷，然无人理睬，理不得申，便劫库造反，拥众万余，攻陷苏、常二州，自大江泛舟入海，转掠浙东，南及福建。这狼山五山相连，上接大江，下达巨海，进可攻，退可守，王郢等率众往来剽袭，大为官军所患，赵大隐不能制，祸及邻道。这镇海乃朝廷贡赋要地，财源所在，倘若果如李海之说，怎么得了！萧傲见此二事，深知厉害，于是拿定主意，明日十五朝会，趁便痛奏一本，定要今上收心，稍抑权宦，留心国政，挽此危势……

次日五鼓，百官在待漏院会齐，听得景阳钟响，文左武右，入宣政殿閤门候驾岂知等到日上三竿，还不见僖宗坐朝。群臣立于屏外，坐不敢坐，倚无所倚，端笏肃立，一动不动，时间一久，两足发麻，少者尚可支持，老者怎能打熬得住？萧傲先就难以撑持，直觉一阵阵腿颤心跳，头晕眼花，不觉气往上冲，才要发作，就听扑通一声，八十二岁的礼部侍郎薛瑞一头栽于地上，晕厥过去。

萧傲焰腾腾一把怒火怎能按捺得住？以笏拄地，向左右谏议大夫喝道：“天子屡失朝候，谏官不能移人主意，不出閤外待罪，还欲叫人请邪？”

萧傲话一出口，众朝官面面相觑，知萧傲此举明斥谏官，暗责朝廷，势必要有一场大闹，哪个还敢开口？左右谏议大夫，补阙，拾遗默无一言，羞惭满面，一个个自动退出閤外，等候发落。

萧傲见谏官退出，正要趋出閤门去击登闻鼓，却闻内使传旨唤杖，遂怒冲冲猫腰跛腿，一瘸一拐随金吾杖入殿。只见一个个

^①在今江苏南通市境内。

咬牙蹙眉好生狼狈！有诗为证：

拄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

官门尔许高，故自匍匐入。

到了殿内，却见宦官方自北门入殿，一个个扯衣整帽，面溢水气，显然才起不久。不由怒上加怒。

待朝参毕，蕃使、宾客行过礼退出，萧傲即离班谏道：

“陛下君临寰宇，应以天下为念，宜宵衣旰食，勤政求治才是。然自陛下继位以来，终日只事游戏，不亲庶政。先皇定制，偶日设朝，陛下不循常规，在先还三五日一受朝参，届时升殿，后常晏朝，今日愈晚，群臣候驾，至于顿仆。陛下可见今日殿上，文武百官一跛一拐，虽形于外而实忧于内，若常如此，则群臣心慢矣！礼曰：‘三谏不听，则逃之’。前董禹死谏不逃，可谓忠矣，纵然直言犯上，情有可原，陛下不究其理，听任宦官作恶，将董禹贬窜郴州，直使中外侧目，百官塞口，今谏官待罪閤外，陛下如何处之？天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人莫不知，陛下不可不省。今天象屡变，去岁陛下即位时，日中有黑子；今年岁初日中又显飞燕；四月，太白昼见；七月，关东、河南蝗灾。又且水旱轮替，灾魅四起，此皆上天之戒，乃陛下恐惧忧勤之日也，陛下不可不悟。目下关东、河南、淮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盗起如蜂，小则鼠窃狗偷，大则鲸吞虎踞，如濮州王仙芝者，率贼渠数十辈，号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拥众五六万，冲州过府，官军不能禁，实为大患；义成、天平、兖海、感化、淮南、宣武等镇都有告急军书，此贼如不速除，后害无穷。更可虑者，狼山镇遏使王郢公然反叛朝廷，率众剽掠二

浙，南及福建明州，若此贼得势，则江南贡赋尽落贼手，国家何以为生？……”

僖宗听到这里，不由大吃一惊，宿酒皆作冷汗出了。昨日他与寿王及几位近臣幸安国寺降香，寺中长老趁机奏言寺庙年久失修，意思要乞他做个疏头，他思想这个疏头开少了有失皇上身份，开多了哪里去弄这笔钱来？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却见田令孜向长老嘻嘻笑道：

“此小事易办，大和尚只管去安排几桌精细斋馔，将上好美酒备下几坛，管叫半日之内，重建两座安国寺也不犯难。”

长老听此一说，喜出望外，秃头上直放出光来，连唱佛号道：“这何消贵人说起，昨日听到圣驾光降小刹，合寺僧众高兴得一夜都没合眼，早已整治得齐全。老衲这就吩咐看斋。”

待长老退出，僖宗便埋怨田令孜道：“阿父怎的说这不担斤两的话儿，可知天子无戏言？这安国寺前殿、后殿、披殿、跨殿，笑佛、睡佛、韦陀、罗汉，大雄宝殿，三十三天，偌大一座庙宇，略修一修，这钱币都得车载马驮，何况重建两座寺院。”

田令孜却不慌不忙，遥指安国寺钟楼上那口一万八千斤大铁钟道：“陛下只消降一道圣旨，传谕两市，谁若舍得一千缗钱，可撞钟一下。这是莫大荣耀的事，那些大财主们自会来斗富，何愁修不起一两座寺院来。”

他听得这般说，便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道：“这两市商贾，一个个都借钱如命，前番开宫市，他等又闹又告，惹出老大一场麻烦来，似此硬讨都不得，他等焉能送上门来？”

田令孜却道：“那都是董禹杖着萧傲之势，捏造事端，欺瞒圣上。陛下只管颁一道圣旨下去，定见分晓。”

他见田令孜说得绝决，便疑疑惑惑写下一道圣谕去，田令孜

即命中使去两市宣旨。中使去后，长老便来请他们去方丈用斋。到了方丈，见斋饌果然安排得齐整！素鸡、素鹅、素鱼、素猪……样样俱全，虽然面捏粉制，却无不神肖。有看菜，有吃菜，精致之极！烹、扒、烧、煮、蒸，制法各异，虽守五荤之戒，却也水陆齐陈。酒是长乐坊太白楼特为精酿的黄桂稠酒。器皿非金即玉，就连盥具也是越瓷。君臣一见大喜，寺内转游了半日，也着实饿了，又且平日饫甘厌肥，一换口味，喜那清淡，遂狼吞虎咽起来。

君臣正吃间，却听铛铛铛几声钟响，田令孜嘻嘻笑道：

“陛下看怎的？圣旨才下，就有人来撞头筹。这三下就是三千缗钱，够个驴驮的。”

正惊愕间，却听钟又响起，这一次却响了八下。满寺轰鸣，经久不息。

群臣齐贺道：“万岁洪福齐天，金口一张，民争效忠，可见民心可用，百姓拥戴。这八下就是八千缗钱，够个马驮的。”

他听此一说，也不由喜笑颜开。才要着随侍去问是何人敲钟，却又听得钟声响起，这一次却铛铛铛铛地响个没完没了，直敲了一百多下！众人都大吃一惊，如今这口钟可不是敲着玩的，敲一下就是一千缗，倘若拿不出钱来，就有欺君之罪，如何得了！众人才惊愕间，却见值客僧来报道：

“有京师大贾侯景先，邹开善、王酒胡等人吃得半醉，径上钟楼击钟，王酒胡连击一百零三下，该纳钱十万三千缗，王施主即命驱车去西市运钱。他等闻得圣驾在此，不敢径来请安，现在方丈外候旨。”

他听得说，便传旨命他三人进来。待他三人进来，请过圣安，即赐坐饮酒，岂知这三个甚是知趣，与石野猪等伶官乡谈俚语，插科打诨，乘便再将皇上国家奉承几句，直将他听得心儿里